

大學啓發集

五

大學啓發集
冊

內閣文庫			
九	二	和	
一	四	書	
四	七	類	
架	冊	號	

(六才)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57
冊數	7 (6)
函號	191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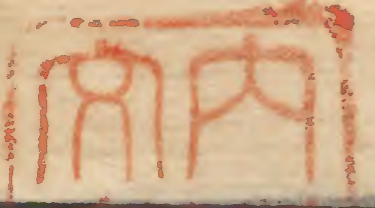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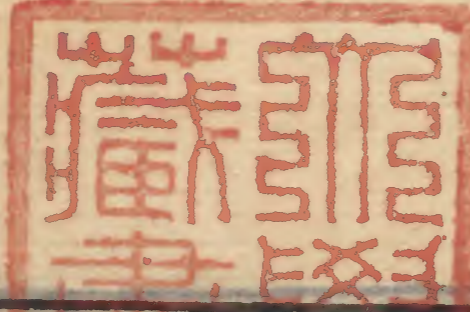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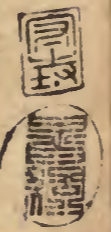


大學啓發集卷之五

淺草寺藏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
 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
 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此生
 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箇
 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
 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
 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語類十八



如今說格物只是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
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如才方開
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語類十五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
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
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爲
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
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

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
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
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出
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
而吾心有所未安便是謙遜辭避不敢當
之以至等閑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
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
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

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
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
之所以非之却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有
之同得於天下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
所以爲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
有這四箇如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
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有多少樣有如此
爲孝如此而爲不孝忠固是忠有如此爲

忠又有如此而不喚做忠一一都著斟酌

理會過

語類十五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
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明聽聰又問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
親孝語類十八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
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

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

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語類十八

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語類十八

十八〇百七曰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好處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

其在裏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語類十八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語類百三十八

德元問詩所謂秉彜書所謂降衷一段其

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個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彜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

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一云若
便是東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
又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
統論道理固是一般聖衷只是中令人言
賢何故說許多名字
拆衷去聲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
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
以無不好此懿德物有則蓋君有君之
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

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
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
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恭作肅貌
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常
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
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
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
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籠侗說

了盡不見他裏面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裏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

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卽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其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爲此一
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
無纖毫不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
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
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
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
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
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

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
別何嘗如此籠侗不分曉固有籠侗一統
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
盛水水瀆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
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
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
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

也
語類
十八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語類十八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太本之中也。此處

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曰：自考之。語類十八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語類十八

陳淳問：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自人稟

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統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為萬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為樞紐也。此比所謂衷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為賦生之全體，而性則實

地理
地字

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而心則包具焉。以為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為而非人之力者而

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而言
合衷彝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
不及之理然總其根源之所自則只是一
大本而同爲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
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則統會
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
內也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
太極以包天人事物體用動靜內外終始

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尤爲圓也
而不之取不審何也曰當時只以古今爲
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引
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文集五十七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
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
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卽在這
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

稟物欲遮了，然這個理未嘗亡，才求便得。
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
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
做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
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
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
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自

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
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
穩穩做到聖人地位。語類十八
問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
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
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曰
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
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

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
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
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
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
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
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
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
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

入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
成苟簡單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
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
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
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
得孰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
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

者亦造神妙

語類十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如何住得語類十八不長不傳只此處人聖人陳淳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

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

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一泛就事中文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

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

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

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

自可默會矣

文集五
十七

汪長孺問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
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
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先生補經
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
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曰見得不容
已處便是所以然文集五十二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

上較量一箇好惡爾如真見得這底是我
合當爲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爲臣而
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不可以不忠
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子不
可以不孝也語類十八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爲
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

語類十八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
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
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
如何却須要弟此卽所以然之故如程子
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
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語類十八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
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
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
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
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
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
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

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
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
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爲忠爲孝爲仁
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
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
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
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
一理源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

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
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
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
語源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
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
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曰固是人源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
個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源是

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
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
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
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
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
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
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
有箇好處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

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
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
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
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
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
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
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
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

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湏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語類十八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

理湏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語類十八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

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
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
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
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
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
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
身只一般語類十八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

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温公
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呂與窮理
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
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
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
轉歸己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
格之五峯○語類十八
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

格物語類

十八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語類十八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

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裏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語類十八以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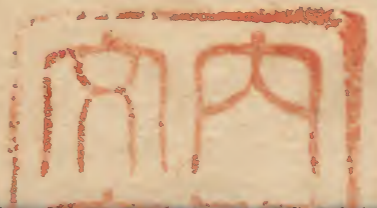
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真窮到十分是處方可語類

八十

答或人書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

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如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文集六十四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

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
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
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
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
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爲得之道夫
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
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
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



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
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
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
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語類十八
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下萬事如何盡得龜山反身而
誠則萬物在我矣太伊川云非是一理上快
窮得亦非是盡要窮窮之久當有覺處此

是○語
類十八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
五峯既出於一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
效然不曾熟看伊川之意也語類十八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
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
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
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

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
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裏
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
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
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
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
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積久自

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語類十八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

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

得語類十八

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峯復齋記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爲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峯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

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
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
是歡喜要往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
如此若能高立著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
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語類十八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
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
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

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
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
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
不能奪得他又不能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
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
甚太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
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
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

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峯說得這
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
格物已前事而今却湏恁地語類十八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
德而著力在格物上曰著力處大段在這
裏更孰看要見血脉相貫穿程子格物幾
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其當初亦未
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

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
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顛撲不破諸
公說挨著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太
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
絀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
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
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

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
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
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感了語類
十八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
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
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
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即
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

揚謝游尹諸公悲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
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
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
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闢
合平白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

語類
十八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
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

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

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語類十八

先生既爲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

甚恁地差了

語類十八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白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語類百四

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白恁地急

川說得較快

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

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又

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
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
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
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
將去又濟自家甚事語類十八
李堯卿問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
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
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

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
能遽爾融釋是終爲此一事所拘不若程
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
便是所不逮處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窮
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
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
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文集五十七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

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作一篇詩亦自有箇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自有箇炮熨炙燂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箇炮熨炙燂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爲無用次日稟云夜來蒙舉藥方爲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叙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

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爲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

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
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
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
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
定之理今日明白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
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容周旋無
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

者請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
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請而
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
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格
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語類
十八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爲隨
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
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

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
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語類十八
答許生書曰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
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
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
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
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
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

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
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
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
道微異論蜂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
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
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
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
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

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
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
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
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
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
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
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
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

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

非已判然於此矣

文集
六十

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
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
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
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
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
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

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
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
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
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
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
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
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
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

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
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
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
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
之地也

文集
八十

大學啓發集卷之五

